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書全

道應訓

道之所行

物動而應者

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重刊

珍瑛

太清問於無窮

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

曰子知道乎無窮曰

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

無為有形而不為也

曰子知道乎無為曰

吾知道

無為有形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

故知道也

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

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

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

於無始

無始未始有之氣也

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

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

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
 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
 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
 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
 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
 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
 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

王孫太子建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謀故不應也白

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

之菑澠齊水也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

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

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

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

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

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

莊子內篇齊人二字

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
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
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
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
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
說齊王田駢齊人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
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
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
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
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
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

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末之本也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

庫分人白公勝得楚國貪其材而七日石乙入曰白公也

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
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

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方城之外入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

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
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

莊子內篇齊人

其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子曰無卹賤董闕子趙氏臣也無卹襄

子之名簡子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

稷忍羞能忍耻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

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

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

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為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

飲噐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蓄缺問道

於被衣齧缺被衣被衣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至攝

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

莊子天地篇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啜缺啜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春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雙言焉

讐夷熟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

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

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程而勝之尤人終

人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饜左右曰

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

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曰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言其不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

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喜所以

為亡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賢王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

此段見莊子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喋足謦歎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

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

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皋陶稷契伯夷

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

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

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

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兔後鼠

足短兔後足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蚩蚩驅驢取甘草以

與之蚩蚩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麀有患害蚩蚩驅驢必

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

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

之曰子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

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

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

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

也魯國之法魯人為入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

府子贖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

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

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

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

知微

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李克武侯之相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

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

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

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罷則怨怨則極極則上下俱

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

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審越欲干齊

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

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狂

車爇火甚盛燭炸火也從者甚衆審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

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

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

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

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

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

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

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

之用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

公得之美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域中有四

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曹父居邠

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

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曹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秦陽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為天下號也。大王曹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美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已。詹子魏闕也，言內守。

不能自勝
不能自勝
不能自勝
不能自勝
不能自勝
不能自勝
不能自勝
不能自勝
不能自勝
不能自勝

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然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

本本缺
字字傷

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

在焉輪扁之名問作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

之糟粕耳糟酒滓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

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

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大

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馱于心而可以

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

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

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

之危安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于民之

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

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

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

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

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眉書而行見徐

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

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

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老

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今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之子

子佩楚

相請飲請置酒也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疏也揖舉

也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

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

名方皇水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

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

以觀之薄釐負器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

觀其從者皆賢父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

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辭焉

重耳受其餒而反其辭及其及國起師伐曹剋之今三

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

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

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

戈為吳兵先馬走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

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

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已

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

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

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

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

與之爭秦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

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

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作

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臣之子皆下

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

儋纏采薪者九方堙纏索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

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

矣在枚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

牝而驤穆公不說君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

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

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

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

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屈

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

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

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

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

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指其有餘而
 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
 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本者謂兵爭也逆之至也且子
 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吳起為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
 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吳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
 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
 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
 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子不若敦愛而
為行之故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

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
 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
 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
 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
 過為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故老子曰
 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
 子韋司星者也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
 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
 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
 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

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玉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

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

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也使善呼之一

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

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

王之將軍踰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

越勝之也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

圭謂之執圭也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

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

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

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周襄王

叛伐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

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

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

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

公温亦以温子文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

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

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荅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

魚而免於相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安受魚而不免於

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

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

私一曰知足不辱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扶於人老曰人

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

之官大者主亞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財益高

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

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

基大司馬捶視果鉤者年八十矣捶銀擊也而不失鉤

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

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

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用者事物孰不濟焉故

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

下二垂歸之砥礪也文王三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

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

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申子

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

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

於羗里屈商紂臣也羗里地名也在河內湯陰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

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

斯神玄玉百工玉為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羅青

馬音岸打胡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

紂使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平而賜之文王歸乃為

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平而賜之文王歸乃為

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

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

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終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

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

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

玉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

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

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及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

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此世之所明

之乃穀之工房相也

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
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
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
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
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齊一
卒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
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
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

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
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
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
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又
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
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
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
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
曰回无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
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

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遷然曰何謂坐忘顏回

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

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丘請

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

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

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

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

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

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

重圍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

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賔

之三師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

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

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先軫晉大夫也曰昔吾先

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

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

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

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眾說解故老子曰知

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

遺字為長如洵水

本同心也如君

口立曰子集 淮南卷十八

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

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

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

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

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

也玄闕北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

淚注水而為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

盧敖慢然下其臂慢然止逖逃乎碑碑匿於陰盧敖就而視

之方倦龜殼楚人謂倨為倦而食蛤蜊蛤蜊海蚌盧敖與之

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

乎教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

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奮音拳然而

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言

陰之地尚見日月也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

不名之地猶窅奧也言我所游不可自名之地以盧敖而所行比之則如窅奧與室中也

若我南游乎罔窳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實宜之

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

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天之際其

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

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

方之堂... 弘治...

蒙穀山... 漢...

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吾不可以久駐若

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

止其所止杯治楚人謂恨不悖然若有喪也曰吾比夫

子猶黃鵠與蟻蟲也蟻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尺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

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

海南謂蟪蛄不知春秋蟪蛄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

子治曹父三年季子賤而巫馬期綰衣短褐巫馬期孔子

容哈往觀化焉易服而往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

凡子之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

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筮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

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

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

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

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者

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

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

炤炤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

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

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

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

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物故

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

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

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

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

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

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到

杖策鍛針者上貫頤策馬插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到杖策收鍛貫頤也血流至地

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死鄭預故

懼之也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

其形也漏補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

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

築長城脩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

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

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

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

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

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二十四世不奪故

此俗也

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二十四世不奪故

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

之寢堅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

謂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

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

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

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

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出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

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

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佞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在

今臨淮出寶劍蓋為莫邪洞郭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

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漏二千五百斤蛟未為之主也佞非謂柁船者柁

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佞非瞑

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

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

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

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弃劍者佞非之謂乎故

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

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

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

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

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

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倮而使齧其指先王

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慎

名到所以不知門也不知門之要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門之要在門外

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轅留

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

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

之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

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

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

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

也以喻飛鳥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

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

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

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

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對曰中

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

明以刺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是猶廓革者也廓之大

則大美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

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注一管子
此以爲不
同管子
注一管子

地震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

曰能動地地可動手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

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駟房句太

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

上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

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文侯觴諸

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

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為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也舉白

進曰請浮君浮猶罰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

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

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獻

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

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也有罍焉謂之宥

卮宥左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罍顧曰弟子取水水至

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

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

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

而虧是故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

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

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弑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老子曰塞其兌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矜而載之木矜被髮也木驚鳥冠也知文者冠驚鳥解其劔而帶之為三年之喪令類不善高卑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

知文文字上疑而天字

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弁其所厚葬父喪以曹音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終

淮南鴻烈經卷之十九

汜論訓上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整蓋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者堯整帽言未

知制冠也繼領皮衣屈而紱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而不辱刑措也一說整放髮也繼統頸而已皆無飾德生

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

節萬物蕃息無政不虐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

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襲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襲衣謂

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

冷之曲領曲領衰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

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冬日則

穴曰子集佳月之二

伯也... 禮記卷十九

甲寅庚申也甲者陽也... 禮記卷十九

非制也禮三十而娶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

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已合夫婦故聖人因是

制禮使男二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也男子自己數左行

十得寅故申亦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

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也伯

邑考武王兄廢長立聖耳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上句言之宜伯

娶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飲於戶內

棺曰柩殯於賓位祖於庭塋于墓也殷人殯於兩楹之

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

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道遣之

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夏后

氏堅周夏后氏禹世也殷人用槨

用栢為槨厚之周人牆置妻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

宜以棺為制也故牆設翼狀如今妻有畫文棟置棺車箱

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

閭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於堂上周人祭於日出以

朝於日出時祭於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

大夏湯大濈湯樂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

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

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

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

主於中而以知槩獲之所用者也槩方也獲魯昭公有

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

禮記卷十九

妻

九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女母禮為總麻陽侯殺蓼侯而

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

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

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

禮記所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

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

能作禮樂不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

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

不必良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

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化衣服器械各

便其用法度制令自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

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

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

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

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

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

言時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至妙凡人

本意得其所言者言弗能言也雖得之口不能以言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周公

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請以身若

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洞

以海為宗

禮記卷之五十四

禮記卷之五十四

禮記卷之五十四

禮記卷之五十四

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可謂能子矣
至也洞讀挺祠之祠屬讀犁擗之擗也
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

下之政也籍圖籍也政治也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
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為流負
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為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
負
戾而朝諸侯問也言南面也誅嘗制斷無所顧問之
於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

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北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
也禮請而後為復而後行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
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二變者所以應時矣何
况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違其好憎人人以

行其所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二行之禮一定
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二行之禮一定
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禮也一定之法非
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事制宜不失中道也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

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也故曰調
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往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
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
具也非能必中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
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材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

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
日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矣天
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

籍即所相也

籍服也服曰海內

不自儀其功勞也

其本無不能二也

巧於本心功

隨其時乎其宜

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厚

不虛華也工麗器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

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

民是猶無鑄銜檠策綴而御馭馬也鑄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

馬口也綴檠頭箴也馭馭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無制令結

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

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誓以言語要亦不違周人盟而有事

不協而盟盟者殺往歆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

屏會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

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堯時人

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在之兵刃

劔而已矣槽柔無擊修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領如

增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

之渠塹也一日渠甲名也國語曰奉連弩以射銷車以

文渠之甲是也檐機所以禦矢也闔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古之伐國不

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右為義於今為笑古

之所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之下也古之所

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

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舜

于戚而服有苗舜之初有苗叛舜執于戚而舜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然

刺存本心別

詞讀夏后氏也

積存本心

和

變改也

循道也

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能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自者拘焉檢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易為者循先襲業據藉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且猶

持方枘而周圓鑿也欲得宜適致高焉則難矣今儒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能行但非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

精氣

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

虐害也善字人人無親之

黨者

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
 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
 直而晞望師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
 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
 推猶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
 移也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
 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
 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相攝威權勢私門成
 德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也將相攝威權勢私門成
 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
 簡公使呂氏絕祀太公姓呂簡公其後而陳氏有國者
 之難也絕祀陳氏代之也
 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其於

縱放也

此中必宜為趨得之

此中必宜為趨得之

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亏者畏罪而恐誅則因循
 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此剛
 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
 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
 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壁猶不知音者之歌也
 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焦悴也及至韓娥
 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
 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
 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
 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

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故魏兩用樓

翟吳起而亡西河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潛王專用

淖齒而死於東廟潛讀汶水之汶潛王田常之後僭號稱王淖

齒楚將奔齊為臣潛王無道淖齒殺之擢無術以御之

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理民

物有其常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

叔楚大夫蘧賈伯盈子也曰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

揖讓以脩禮厚葬又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

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

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尚父

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皆楊子所

不貴故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

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鬣毛以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

德叙詩書孔子之意塞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

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

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

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

迹北面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

奇肱修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君臣上下夫婦父子

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殞也於諸華之所是八殞若

大蒙即卷蒙如滴如說

非猶說也

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

鍾金也
鍾義者
鍾金也
鍾義者
鍾金也
鍾義者

日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

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音故擊論以事者

振鐸語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亦

訟訟一辯於事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

饋者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讀勞來之勞也此而不能達善効

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能達其善効秦之時高

為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

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發適戍入芻橐戍

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

長城也入芻橐之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

似箕然歛民財多取意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壘西

道漢陽之縣是也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也浮石

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水高下言不沒皆在

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

豫章郡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

郡廣昌東五道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

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

漢高祖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

劉季也姓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

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雋百人為英也前蒙矢石而後墮

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

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

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

武冠二字非本心也

極八方之極言廣大

道德施仁民悅其化故國存也

夏三汗為湯文王時有天下不待天子曰德仁者不待天子也

高武是也

股滅之必

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建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

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

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所作竹貌冠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

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

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堊帝樂也

干楯也戚斧也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也一世之

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

文也為武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

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之區隅言狹

小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

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

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

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

諸侯文王履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

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

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

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故

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故得王道者

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

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

中法四子集 淮南卷十九 十一

武王滅之終古而後

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

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

之魁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

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

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愚亦愚無智之

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智伯智

無恤也三晉智氏兼有韓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

子於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

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為潛王以大齊亡為淖齒

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伐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

師破之故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以擊燕

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

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

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

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

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

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行之自非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或

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悔反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悔

也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古牖字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

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疆大

海以名千里及至以百里為
有天下不致難小不可輕
之者道之不以為老老傷
年華積之亡故曰不在乎

羑里今河內湯

文王誅紂於羑里

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

心在泰心旁

五夫房相也故泰戲以

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

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已

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

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

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

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

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周公曰

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

天下納其首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使我有暴亂之

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

天下來伐我者難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

言其依德不恃險也可謂能持滿矣故曰能持滿也昔者周書有言曰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否上言者常也常也

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唯聖人焉

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

吾黨有自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

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尾生與婦

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

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

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声曰襲周者

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河西周

於本脫今河南如也

考其枯物不可解

陰陽也

也今河

南縣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

乃矯鄭伯之命搗以十二牛宿秦師而却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

曰矯酒肉曰嚮牛羊曰搗券其指搗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

曰却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信為過者

尾生是誕為功者茲高是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

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厥因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潘廼養由基

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公孫取恭王衰讀維之維微讀救滅之救也

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蹇其體恭王

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蹇君也昔

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

蒼吾繞乃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而違親近曲顧之義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

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

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於

也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

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蹇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

之所存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

運履運正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捽升也出非敢驕

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

而况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

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道仁

中立四子集

淮南卷十九

十四

存本脫不知後也四字

善道之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功立言立可以立未可與權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

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外者謂

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

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是故

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後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

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

莫之能非矣結猶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

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此

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博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

擒其身故曰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有來

不能知來也乾鵠事憂喜之徵則鳴此

日不知往也乾讀乾燥於木按人皆探其此脩短

之分也昔者萇弘周之執數者也萇弘周景王之天

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

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

劉文公故周人故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事

秦匹夫徒步之人也粗驕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

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羸羸囊也蓋

武之君初帶蘇囊澹少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

刑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故曰

存本脫不知來也四字

裂之患說在說信之篇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汜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

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備行仁義不

快而徐亡是也也七諫篇曰刑文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

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會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

賜其屬鏹以死也屬鏹利劍也一曰長劍而越王終已疑之

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也而未知全性之具

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

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

自

荆文下而上本後細

本又脫後秀

種

知為身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

舒之天下而不窳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窳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

常在不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殫弱相乘力

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中冓生蟣蟲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蟲不

離體也燕雀處帷幄帷幕也處借巢也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

更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

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

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

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

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

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

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

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

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

留意也謹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寸大小枉而大直君子

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

名自昔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而為臣

故曰以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也而皆為賢

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質相矣故目

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也灼然喉中有病無害於息

也

不可鑿也鑿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

非丘龍之處平易之地猶多以水激興波高下相踞差

以尋常猶之為平也雖有激波猶以為平一平者多也

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三地千里

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列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

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榆

三及之刃造桓公之冑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

天下功立于魯國復汝陽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

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冠子紉不可謂勇束

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

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然而管仲免於縲紲之

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

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

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大畧小善故

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

之涿不能生鱣鮪涿雨水也滿牛蹠跡中言其小也故

不容鵠卵巢房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

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誠其實若

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夫顏喙聚梁

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然

涿雨水也滿牛蹠跡中言其小也故

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

駟也而為文侯師駟驕也一曰駟市僧也言魏國之大會也孟卯妻其嫂有

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

也戰國策曰芒邾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

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道也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

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

何小節伸而大畧屈神用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

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訾毀也行有毀缺者

不為不為體大者節踈踈距者舉遠踈長也踈足自古及

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

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

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

子舟舜有卑父之謗謂瞽瞍降湯武有放弑之事放桀湯

南巢周武紂紂宣室也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

之驗故曰有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

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備具而

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

德責人以人亦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

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詳主日

陳仲子為子弟子不

梁父齊邑今屬太山

考本心於

氏之珍玉也考暇譽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者類也故曰明月類若若絲

之結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

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

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調五味

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鉤之困竇戚之商歌

竇戚衛人也商族於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田其歌曲在道應該也其

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濇辱而不知

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

乃始信於異衆也信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出於屠酤之

肆肆列也謂太解于累繼之中累繼所以束興于牛額

之下與起也謂百里奚洗之以湯沐故之以燿火也

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正

今火所以祓除祥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

勢有以內合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

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

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

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何則能効

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

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嫌疑謂白骨之

似玉蛇林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愚者類仁

似麋蕪也

考本心於

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驚者類勇而非勇驚者不知

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夫也若王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

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薑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

皆相似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故劔工惑劔之

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王工眩王之似碧盧

者唯倚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硤倚頓魯之富閻主

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

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

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銳識矣薛齊邑也燭庸史

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啗水而其苦知矣史兒易

之知味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

孔子辭廩立終不盜刀鉤廩丘齊地屬濟陰齊景公養

欲虛祿辭而不受故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

不復利人刀鉤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

人竟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

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

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

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

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

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

仁者本心人

口五十四子集 佳術錄三十一

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
 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
 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
 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
不封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
之張孟談之力也故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
曰高赫無大功也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
 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
 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
 之譽口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無倉廩虛囹圄實子以
 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

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車敗右服失馬那中野

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

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

等徧飲而去之慶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慶一年者

肉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已晉師圍穆公之

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食馬肉

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

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

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

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以金分出金分兩訟而不勝者

隨罪輕重有分兩訟而不勝者

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

好者鑄金而為刃刃五刀也刀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

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

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

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

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誦人孔子相子產

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

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

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

難於為不善也易為不善難於為善

難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

欲也適情辭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

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

也姦符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鬪也金甲

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矯擅作

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

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循度量

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

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

跡勒者問吏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

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

中五十四子集

惟尚卷二十一

名見列子

戮之羞蒙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
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救於死亡之患
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
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成而
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
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
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
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
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
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吏對曰

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
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
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
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
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無
也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
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
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
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論若桀與紂無道
術度量不得為匹夫何尊樂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
之有乎

此句字不若以新本也

中五四子集

不以爵祿累其身也 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 怪物不能

驚也勇而不惑 聖人心平志易 精神內守 物莫足以惑之 夫

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 超江淮以為尋常之

溝也 酒濁其神也 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 見寢石以

為虎也 懼揜其氣也奪 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 夫雌雄

相接陰陽相薄 羽者為雛鷺 毛者為駒犢 柔者為皮肉

堅者為齒角 人弗恠也 水生蠶 蜃山生金玉 人弗恠也

老槐生火 火血為燐 人弗恠也血精在地 暴露百日則

也 山出嘍陽嘍陽山精也 人形長大 面黑 水生罔象水

精也 國語曰 木生畢方木之精也 狀如鳥 青色 井生墳

羊十之精也 魯季子穿井 獲土缶 其中有羊也 人恠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天下之怪物 聖人之所獨見也 利害之反覆 知者之所

獨明也 同異嫌疑者 世俗之所眩惑也 夫見不可布於

海內 聞不可明於百姓 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

機祥吉 凶禁戒 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 何以知其然也 世俗言

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大高祖也 上帝 葬死人者裘不可

以藏 相戲以刃者 太祖斬其肘斬也 讀近 枕戶構而

卧者 鬼神躐其首 此皆不著於法令 而聖人之所不口

傳也 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 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

也 而神明獨饗之 何也 以為彘者 家人所常畜而易得

相字為福和陶水說

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裘不能具
綿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

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

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資用也相戲以刃太祖射其

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

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

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枕尸櫛而卧鬼神履其首者

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尸櫛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

無能履也虛孔竅也夫尸櫛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

陰陽相逼者也離者必病離故託鬼神以申誠之也凡

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

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申

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機祥而狠者以為非

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臼杵者

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

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

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

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塋之牛其死也塋以

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

禮記卷之二十一 雜記第十一

其心非能

重仁襲恩重累故炎帝於火死而為竈炎帝神農以火

祀於禹勞天下死為社勞力謂天下治水之功后稷作

稼穡而死為稷稷周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此鬼

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

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

射時羿非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

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

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

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

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

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

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

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

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教哉今夫僦

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加轆軸

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轆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珉而逐

兔為走而破其珉也因珉兩珉以為之豫兩珉相觸破

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鵠自大而豚不若鼠蚘

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

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

此新本傳似似似

中法四子集 卷之三十一

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紉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螽蟴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詮言訓 詮就也 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故言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

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

別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

物莫能及宗謂及已之性 宗同於洞同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寤

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不物之物 恍惚虛無物物者亡乎

萬物之中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

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

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君不為謀

形心為 卷之二十一

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

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

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

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

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

形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

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羿死於桃梧梧大杖以桃木為

之使要離刺慶忌也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人莫不貴

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

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福粟射爰貌之捷

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

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

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人性之無以通命之情者不

憂命之所無柰何通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

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負身者事之規矩也

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

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

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

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
欲而害性欲不過節則養生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
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
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
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
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
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
又况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
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
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

本在於去載

去浮華載於亡者也

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

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
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
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
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
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
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
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
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
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

言人力能與已力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

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

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

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曾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

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

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

上季文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

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

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

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

張歛

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已用不得其道

枝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

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

一謂歛之持舟楫者為近岸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

隨其後嚮不怒而今怒嚮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

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

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

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患不足

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

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

授而無子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弗
 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
 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
 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却禍之至也非
 其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
 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為
 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
 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
 可奪也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

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已之道身猶弗能保

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為治

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剋也福莫大無

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

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

乎穀秦穆公勝西戎為晉所敗於穀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楚昭王楛莒服諸夏

而吳敗之相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

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

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

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

淮南子卷十一 五

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法者同德，其言也，生之者，至然後覺其

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負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實，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而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更責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

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提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

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

疵則鑑見其醜則善鑑鏡也鏡見人之人能接物而怨之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已若鏡人公孫龍繫於

辭而質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水鄧析巧辯而亂法不寒炭不熟故曰質也蘇秦善說而二蘇秦死國由其道則

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知巧之所施始之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

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檢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

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

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而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

非知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瞻利而不知

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

中法四子集 淮南卷五 六

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
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
則貨殫而欲不廢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
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也雖割國之錙銖以事人六兩曰錙
倍錙曰銖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
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
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斃死而民弗離
則為民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
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為
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義之不能相因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

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
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
位為惠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
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
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
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
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
也君好智則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
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
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自負自恃
辭助不受

傍人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
 之助也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
 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
 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與數
 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
 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
 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衆
 人勝欲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
 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
 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
 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值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

交身起平曰恭起心曰
 平曰敬本經

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
 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而不值於性三官交
 爭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瘰疽非不痛也飲毒
 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
 也飢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
 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
 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
 便動靜內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癩疔之
 與瘰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
 入函牛受一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

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

思親不求福饗賓備饗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

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認故稱尊焉不稱賢

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鈴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

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

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

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三代之所道者

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

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強取霸王可

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

有使人無智者言已不能使敵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

已者也使人之智不能於已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

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又見故君賢不見則諸侯

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

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事所與眾同也功

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

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

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

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

傷其內失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更忘

言已不能使人無智也

於本年

新本之心方注

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為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

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如鵠應一舉千里則形如塵勞以其翻美也

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

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

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巍然

不動行者以為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為期趨至直已而足物也言山

猶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為百姓故生之不為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

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

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

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為受名名興則道

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

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

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

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

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

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

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

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

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已非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

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為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

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為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

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
 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
 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
 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
 也服之不中身之災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行不觀言
 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
 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
 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
 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為而不解構耳豈加故
 焉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為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

馳而舞者不矜為

已而舞者不矜為矜者皆無有根

心者中無根心強為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慕不傷為謀也不恐不勝平

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馳者不貪最先馳競也不

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

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

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

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

鑽之不雖有智慧鑽之彌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

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

引為心

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

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為七絃也而歌南風

之詩

南風愷樂之風

以治天下周公殺驪不收於前

驪前肩鐘之美也

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

百晦之田

一夫一婦守也

不違啓處

違暇啟開

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

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尺守官者

如祝宰尸雖能剥狗燒彘弗為也弗能

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

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

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

無害者可為尸也不能御者不

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

佐君也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

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

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術

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卜氏之璧未

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

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

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

羸劣人也助

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

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

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為

候聞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証有福則羸

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負之中規方

之中矩行成獸

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群而不黨

止成文

文謂威儀文采可

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藜菜成行

藜菜小皆瓶甌有堤

堤瓶甌下安也堤一作堤

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

饋進食也

可以養家老

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

饋進食也

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

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

衽席弗能安也

衽柔弱也

菰飯獨牛弗能甘也

菰周胡也

琴瑟鳴

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

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令務益性之所不能樂

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

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

憫憂有所在也

樂佚而憎勞

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

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

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漑於志

度隱也漑灌也己自隱藏不以他欲

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

無聲大廉不嗾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

方道也庶

幾鄉於道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

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

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

於休後石心放休

任再心社

中四子集

淮南卷七

十一

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爵所以飲爭反生鬪鬪而相傷

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哀世

邪而以之正小人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

失其正則入於醉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徵音非無羽聲也

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

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故仁義智勇聖人

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言其

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

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

大寒日月長溫以致或熱焦沙或寒凝冰故聖人謹慎

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

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葦席之先所從生出樽之上玄

樽樽酒器所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豆之先黍羹木豆

豆齋羹大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

之貴之所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

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

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

益於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

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

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

言人德不可及於火

失時與人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

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

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

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

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

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淡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

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身以上從已生以前至於荒

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天從已身死之後至天以數雜

之壽雜匝也人生子從一愛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

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內新浮游不過三日浮游

也生三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

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

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

其不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

內修極中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

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感知命

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

明堂之上廟之中神實於形也以人神在堂故神制

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

其精神神也而形體從心以合聰明雖用必及諸神聰明雖用於內謂之

窮而去也

窮而去也

窮而去也

存本心也

存本心也

游

太冲也
冲調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二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前皆在畧謀解喻至論用師之意也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

畧得也

將以

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

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

有蹠者躓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

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

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

而為甲樂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

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

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

中絕謂若殷

兵之所由来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

炎帝神農之

帝戰於阪泉

黃帝嘗與共工爭矣

共工與顓頊爭

故黃

帝戰於涿鹿之野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

涿鹿在上谷 堯戰於丹水之浦

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

舜伐有苗

有苗三苗 啟攻有扈

禹之子啟

伐有扈於其其

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

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

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

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

兵也若櫛髮釋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

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

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

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

為暴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計也故至於攘天下

攘

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

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

殘賊是為虎傳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

獮獺

類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

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

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

說文編同類

計存本心

扶義本心

前卷七

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無伐樹木毋
 扶墳墓毋斃五穀燒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
 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
 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
 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
 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
 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
 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
 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浙唯恐其不來也此
 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

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
 兵接刃者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
 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傳堞而守傳守也堞城上女牆攻者非以
 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
 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
 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
 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
 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
 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
 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

口五... 卷三十二

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
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
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
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
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
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
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
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
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
沮膽其慶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

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
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
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
戾八風訕伸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
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
不偏偏迫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
毫之末或曰宇中四字合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治河漚纖微
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
格射之權質也的射准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
非鼓之曰也擊鼓之曰謂陳兵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

兵車不發軔軔車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鮮卷卷束也

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費費不去肆農不離野招

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

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何欲相助順

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關獵者逐禽車馳

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闔要渡者也斥候也

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

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

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

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敵孰敢當

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

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所得

者鮮矣兵有三詆為大詆要事也治國家理境内行仁義布德

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

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

衝千里之外拱揖指禡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

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

鼓鉦相望鉦鉦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

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

解續之數維抱縮而鼓之縮貫抱係於管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

五十四集

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
 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
 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
 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軫衆
 軫衆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馬明於星辰日月之運
 刑德奇賚之數奇賚陰陽奇秘之要非常之術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
 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
 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為賢除史謹慎也動靜時吏
 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軍尉所以
 尉鎮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

也視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隧路亟隧道也亟言行輜治行

道重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處軍輯并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輜重

軍司空補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

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收

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

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

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

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

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

是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

是

種考乃種如濁水

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堅甲

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今繁刑不

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

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

包包蜀東襄郟淮巴蜀郟淮地名潁汝以為血潁汝水名也江漢以為池

垣之以鄧林鄧林水名險險極也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山

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溪之深不見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

革犀兕以為甲胃修鍬短鏃鏃小鏃也齊為前行積弩陪後

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族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

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

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齊於背杜稷之守

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

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

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

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

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質民之三而稅二

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

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傲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

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憐憐憐也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

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斬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

古立曰二子集一桂西卷三二

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

酸棗也矜矛柄同周錐鑿而為刃周內也撫矜以內鑿鑿也剡槲荼奮楮鏹

槲剡銳也鏹所也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

之糜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

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

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也水有大雨水也至共頭而

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墮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

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

難之賞而後無道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

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

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

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

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

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

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

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

勝德均則衆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禽

無數等侔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

無數等侔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

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
 籌於廟堂之上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
 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
 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
 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
 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
 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
 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
 焉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
 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

淮南子卷三十一

淮南子卷三十一

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達也在中虛神在
 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
 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
 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
 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
 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
 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者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鞀鞀鼓
 聲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
 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

程彞安曰整古規字

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
 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阨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
 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繫也兵靜則固
 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
 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
 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
 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
 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
 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
 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

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
 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
 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蚺之足蚺馬也可以行可以舉
 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
 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
 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
 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已形矣兵有三
 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
 敢而樂戰三軍之衆自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
 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大山

蚺苦堅切
 巨員切

名塞龍蛇蟠

蟠冕

却笠居

却優履

羊腸道

羊腸一

使發苟

門

發苟竹苟

所以捕魚

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

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捨捨擠其揭揭

擠排也捨捨欲也

此謂因勢善用間諜

反間也

審錯規

慮設蔚施伏

草木盛

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

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

不相然

然捺

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

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

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

城拔

雲梯可依雲而立

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

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

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

而不徒歸唯無一動輒則凌天振地抗奉山蕩四海鬼

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

敵家之兵不國無

守城美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

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

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

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

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

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

按 捨楊慎言

吾應獨盡其調

言我盡之調以待敵也

調

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

後節

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已

與之

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

若轉左陷其右

右也

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

動名之曰奄逢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

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

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

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

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

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

放

蟠乎黃盧之下唯

無形者也喜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

之寇不擊填填之旗

填填旗立中端

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

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

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且果飛鳥不動

不絀網羅魚鼈不動不擾膏豕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

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

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

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

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

戰者寡夫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拵

拵搆也

萬人

之更進

更代也

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

程毅齋曰填讀若鎮

程毅齋曰銷集韻音隨應切中環

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

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且罟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關無術之軍也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禁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調調遠哉悠悠且

九旋九迴之淵至深者也

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
 消息無所疑滯建心手窈冥之野而藏志于九旋之淵
九旋九迴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
 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
 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
 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
 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
 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
 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
 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

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

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并也

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

衛筥箛括箭也淇衛筥載以銀錫載箭也雖有薄

縞之幡縞細也腐荷之矰荷蓮華也矰猶矢也然猶不能獨射也假

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

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虛舉不

疾飛之下大遲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

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負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

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

人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手雖詭
 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詭卒也雖卒然合與天所
 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參井為白虎
 角亢為朱雀斗牛為玄武用兵者右參井左所謂地利
 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為生下者為死所謂
 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所謂
 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
 以為儀表者因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
 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
 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
 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

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
 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
 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
 春廣廣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典常疑正也
 常正於冬也因形而
 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
 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
 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
 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
 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
 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
 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

程子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
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作而
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
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
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
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
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
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
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
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

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
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
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
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聞者積恩先施
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子矢不調羿不能以
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軍也是
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
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其
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
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

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竿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

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

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

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所謂四義者使國不負兵負程為主不

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

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

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

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

不淫於物不噍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

謂至於竊竊宜宜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

順時解必中揆揆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

噍見切

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彗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
 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
 蓋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
 後求勝脩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
 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
 為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為埴陶人復變工女化而
 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
 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鸚鵡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
 故靜為躁奇有出人治為亂奇飽為飢奇佚為勞奇奇正
 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

以應五行殺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

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

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

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

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

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

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

疾如風兩擗巨旗擗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

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

輕邊利邊利軍軍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

中山四子集卷之三

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
 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
 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曳梢肆柴楊塵起塌梢小柴也塌埃
 所以營其目此善為詐佯者也錐鉞牢重固植而難恐
 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幹者也充盟強剽疾
 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
 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
 也因其飢渴凍暍勞倦急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
 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
 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為手晝則多

距

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
 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
 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
 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
 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
 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
 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
 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
 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歲敗在
 失氣夫實則闢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

神武四子集 卷之三 七

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
 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晉服晉此用民氣之
 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悛悍遂過悛男不可正也
 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
 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
 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
 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
 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
 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
 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

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越至堂下北面而立
 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將已受斧鉞荅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
 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
 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鬻
鬻爪送終之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閭寘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
禮去手足瓜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苦不
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

中法四子集 卷三十一 五十九

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
是保和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
之慮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是故兵未交接
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
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
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
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
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丘穀豐
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

餘言矣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二終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說山訓

山為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之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

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於陽故魄問魂道以何

等形曰以無有為體

道無形以無有為體也

魄曰無有有形乎魂

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言無有形狀何

魂曰吾直有所遇

之耳

言以遭遇知之耳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

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似道而非道也

魄曰吾聞得之矣

內視而自反也

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

得而揚

揚猶稱也揚或作象也

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

魄曰言者獨何為者

魄謂魂曰子尚無形何故有言

吾將反吾宗矣

也謂言將魄反顧魂忽然不見魄也反而自存亦以淪

於無形矣魄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人不小學不大迷

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不小慧不大愚物故大愚也人莫鑑於

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兩潦上覆

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

者有精之術故得千歲之鯉也曾子攀柩車引輜者為之止也曾子至

輜棺下輪者輜輜讀若牛行輜輜之為之止老母行歌而動

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其母聞乞人行歌瓠

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

長文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百牙鼓琴駟馬仰秣

似萬獄魚而魚無鱗出江中也

仲殊仰頭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重泣介子介推也從

介推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啜之公了復國賞從二君

子推獨不興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

也於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龍以喻文公也蛇以自喻

故玉在山而草木潤王陽中之陰也淵生珠而岸不枯

珠陰中之陽也有蟪無筋骨之強瓜牙之利蟪一名上

光明故岸不枯也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謂之堞也堞土塵也楚人

之為明杯水見牟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

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道貴無為故無為

有為者傷傷病無為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為而能致治

為者不能有也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為不能無

為者不能有也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為不能無

中庸卷之三

為者不能有為也不能行清靜無為者不能大有所致

人無言而神道無言者道不言也有言者則傷道不貴言

無言而神者道無言者道不言也有言則傷其

神之神者道無言者道不言也有言則傷其

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無用者謂鼻物莫不因其所有

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竿籟三孔

故曰視籟與竿也念慮者不得卧詩曰耿耿不寐如有

寤寐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強自抑去念

物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

純一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其非

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

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鸞鵞能言而不可使長

其色縹綠能効人言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

得其所言言教令之言故曰不得其所以言也故循

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

自為長主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

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

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刺以卜故四方皆道

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

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教加越人學遠射

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教加越人學遠射

鸞鵞能言而不可使長其色縹綠能効人言

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

故近在五步之內不易儀儀射法也言不曉射故世已變

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守其故不知變也月望日奪其

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虧至晦則

畫故曰陰不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

可以乘陽也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

覆必易一淵不兩敵敵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為刃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為敵

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

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

之也上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

膠亦敗以多少推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之故曰相憎也復其性炭得水則

保其炭故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壤

曰相愛本還為土故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反水也宗本也泰

山之容巍巍然高形容去之千里不見堦堦遠之故也堦堦

猶塵翳也堦讀似望作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

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小於秋毫之末謂無有也無有

無形者至大不可為外也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性香舟在江海

不為莫乘而不浮性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性仁

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澳乎其有似也君似

子也澳讀人謂貴無內無外不匿瑕穢無內無外表裏家為腰主人腰也

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

寘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

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侯王寶之為天

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陳成子恒之

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

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王而得其所欲所欲不孔

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

精有所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

見桓公色而知之故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魏

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兒說之為宋

傳

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

微眇為見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

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

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拘囹圄者以日為脩

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在

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

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為妨夫

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

也倚牆之傍不可以立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

不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無外思一說治當刑者多

病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

壽心無累也刑者官人也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

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

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於心手善閉者不用閤鍵善

其心閉其心故不閤鍵也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也淳于髡齊人

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隣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

救火者焦頭爛額為上客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聞

其情欲而思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

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青葱則拔之言無

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人

二氣則成病邪氣干正氣故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

冬自為冬夏自為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射者發不

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善釣者無所失

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則不善

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充大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

清明遠聞而章著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

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

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植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

使隨也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

譬猶陶人為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疾

速也揲讀揲讀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

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於下同氣相動感動不可以為

遠月盛則贏，贏內減，故曰贏。贏應於下月，陰精也。贏，執

揮而招鳥，揮枕而呼狗，欲致之，願反走，故魚不可以無

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召猶致也。剥牛皮，鞞以為鼓，正

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

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於生也。亡羊

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

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

於解言其變凶服也。亡者不可夜揭炬。為人保者不敢

畜豨狗。保城郭居也。保，饒人。狗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

免於鼎俎。鶴夜半而鳴也。以無知謀不能免於鼎俎。山有

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為

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為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

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

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

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

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

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求美則不得，醜則有

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

無所求也。人能無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

以為杭申徒狄農末人也不忍見弦高誕而存鄭誕者

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以弦高矯鄭伯之命

而却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人多言者猶百舌之聲

正也故曰不可以為常也人有少言者猶

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說六畜

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為妖

實比之於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猶也

一人持之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

走便也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

蘇相極一人處陸則可失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

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所謂否猶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以相治異謂濟君之

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鬼

絲茯苓千歲松脂也鬼絲生上有叢蒼下有伏龜聖人

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喜文非儒也好

方非醫也好馬非駒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

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無所

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

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言相楚王

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楚王莊王旅也猿捷躁依宋君

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及也上求

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

下言若綸綸大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

殺衰殺皆喻踰也傳曰上之所好下猶甚焉故有九殺也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

不知所以存身自為越所殺也葺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

以亡亡為周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強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

也不敢騎旁辟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

虛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

猶養而長之任保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

會之玄孫范鞅馱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鍾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

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揜其耳悖矣升

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

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

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裹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

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

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縷上籠也始一置以全

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

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

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噉魚短氣黃噉出口於水上

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

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

家知也

形氣神不洽也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

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

不通也日對門海水雖大不受芻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

取水氣相應也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僅

之手而愛已之指工也雖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僅亮之巧

手也謂僅手無益於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雖有

已故自愛其指也美珠不為已用故不愛也鉤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

以束薪為鬼竭而走夜行見束薪以以火煙為氣殺豚

烹狗以火煙為吉凶之氣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

如此不如其後徐徐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羿死桃部不

出其後者也

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

攝已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為閻閻

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補桃部當作桃梓見

前二卷註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

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彌塵抱薪而救火言止

當以嘿止事當以卜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流言雪汗

譬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

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

僵釋稅僵仆也猶矢於三百步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

國并小國則為賢夏世不能尚德苟任勞力而以小馬

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

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
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也

裘而眉籠甚可恠也籠土也以潔白為污辱譬猶沐浴而

杼溷薰燧而負莩燒薰自香楚人謂之薰燧也治疽不擇善惡醜肉

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

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齧祭跖之徒

君子不與舉事所施如是者則禁殺戎馬而求狐狸援

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鎔邪而爭錐刀用

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

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句餓饑食不足也萬人之

蹟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蹟為蹟愈勝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

至且不中負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

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為力儉

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損毀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

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

謂母為社社讀雜家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

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

暇無務亦不能學也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

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窾穴讀也以非義為義以非禮

為禮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

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鎔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

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鎔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

讀心錄

心錄

以文心匠法

方且曰字樣者未今日
謂曰移心天地之間故
不若不信則于日月之前

駑截玉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俞昨也賢愈猶

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脩進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

金之鹿玉待璣諸而成器璣諸攻王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璣廉或直言藍也

有千金之壁而無錙錘之璣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

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辟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

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

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

山河出崑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嶧豕已說在分流地形也

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通於學者若車軸

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

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

猶了了言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也寒不

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

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初未有天地生

天地故無形兩之集無能露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此

生有形也至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

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已情因高而

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

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兩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

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兩兩而成穀故得

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

司公府本訪信考

說土龍待請兩之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往於越

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譬猶樹荷山上

菜美渠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華曰芙蓉其

秀曰蓮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花之中心曰意幽州

人強秦言胡同也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

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跋越乘桴而入湖

非其所欲無窮不可得也楚王有白鰲王自射

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

媛擁柱號矣由其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有先

中中者也有先未中必中尚氏之壁夏后之璜楫讓而

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書

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

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居規畫人人有昆弟相分者無

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

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

使人恭事使然也端然後可得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

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

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

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脅孔子說

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

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從此所謂同汚而異

卷之四子集

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

食人欲為邪者必明正欲為曲者必達直公道不立私

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若

殺太子申竺先稱之於獻公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

然後得行其害此其類也凡人信之以為實然也

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為一里能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

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信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

疾易藪疾患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

易草草食故食草水居故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

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

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死故曰信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廢子喪出母

之非也白仲尼曾孫孔伋之子卒於外記曰子

上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

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者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從而

隆道汚從而汚汲則安能及乎是不為汲妻是不為白

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

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

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

故箕子為之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

孔子為之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降大有鳥將來

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

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

掛當心掛如胸內說

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

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

王伐虢屯犁牛既料以脩決鼻而羈虢無尾決鼻羈頭而牽祝齊戒以沉諸河神之主祝祈

祀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云采芣采芣無以

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之

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

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也撰良馬者

非以逐狐貉將以射麋鹿砥利劔者非以斬縞衣將以

斷兇俸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有高山我

有大行我則而信之見彈而求鷄矣我因其求矣也

見卵而求晨夜鷄知將旦鷄知夜半見其卵見賡而求

成布雖其理我亦不病暮賡麻之有實者可以為布因

病暮言其早也賡讀傳曰有蚌不為災之蚌象解其

上三事俱求之太早雖其理我總成上三事說

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也死而弃其招養不怨人取之

招養死者浴葬上稱柩也亦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

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王人之實利狂者東走逐者亦東

若至人自得至以為實故曰可也

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極之者亦入水

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

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

美以不溺

美以不溺

卷之四子集 淮南子卷之三

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

僅是偃謚居衰亂之世脩行仁義為楚文王比干以忠

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而誅之世見

非必忠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顛異者

寒東顛之顛明月之珠出於蠙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

珠有夜光明此大蔡神龜出於溝壑

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其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

履百金之車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價直少物有牛皮

為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欲學歌謳者必先徵

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理情性動

天地感鬼神莫遠於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故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

聲有陽阿古之名非善和也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

耀燁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

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耀明芳香

則燁魚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欲致魚者先通水

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

具繳與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矰繳好魚者先具

罟與罟罟細網罟傳曰數罟不入於汙池罟大未有無其

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

而脫其轡轡納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

...

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烹美不與鹽不成美故曰敗所為禮記曰客祭羹主人辭不能

為美也謂若作尾以蓋堯有遺道遺失謂不

用十六相是也一說不傳丹朱而禪嫫母有所美嫫母

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也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也

醜女而行貞正故曰有西施古之好女也真正故曰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

有所醜也魏醜帶搏取魏琬琰之王在滄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弊箠醜魏

在研茵之上雖貪者不搏魏醜帶搏取魏美之所在雖

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者

在下位卑汚之處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饑而

者喻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而收故秦賦春貸秋賦民皆欣別為其時與也

為魚德者非擊而入淵為媛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

所而已喻為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貂裘而雜

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

失猶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天壽骨法非能今人

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

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楚

都在今江陵北郢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

是也棟穩木材不足巨大也長不遽伯王以德化伯王衛大夫遽

往視之曰蓬伯王為政未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孫公

鞅衛公子叔座之子自衛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

以刑罪秦封為商君因曰商鞅商在京兆東南瑗以德

二日子集

棟猶然良馬猶在相之中

書

有可隨
有可美
有可醜
有可非

化執以刑罪故
病者寢席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藉

藉所救釣也醫師在男曰曉在女曰巫石針所破碎人

狸頭愈鼠雞頭已瘦鼠齧人創狸愈之

積血斲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膏

之殺鼈鵠矢中蝟亦爛灰生蠅腐漆見蟹而不乾此

類之不推者也燥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而非孰能

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

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

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剋物固有以剋

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躰乃

知其大相去之遠也孕婦見鬼而子缺脣見麋而子

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

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或斷臂而

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擊鍾磬者

必以濡木穀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

服故梧桐斷角馬鬣截王言柔剛媒怛者非學謾也怛成

而生不信詐也立懂者非學鬪爭懂立而生不讓故君

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佯廉也佯積不可

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

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止見者乃不見者

教厚

但及

不鳴乃為鳴也

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鬻肉而知一鑊之味有

足曰鑊無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以小明大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以近論遠也論知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一人相隨

可以通天下言不遠履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

難難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

敖制冠浣衣知當見臣惡人死叔敖自文公棄荏席後

微黑舅犯辭歸晉文棄其則席之下微黑者舅犯感其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葉葉時既落長年

而不足貴錯小昂雖日見用不周

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火以供物固有以

不用而為有用者不用謂鼎不爨地地平則水不流重鈞

則衡不傾流行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輕重則衡低

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衡稱物物所不用然用

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為不敬故

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祭必示有

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娶婦夕而言

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所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

陽陵國侯溺死其神能為大波為人或曰知其且救也

而多殺人仁不或曰知其且救也而多活人乃仁其望救

而多活人乃仁其望救

而多活人乃仁其望救

教者本心故

存本心者

中五曰子集

七

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

新本之能流云

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

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

害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

也鮑申楚相偃背裨謀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謀

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

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寇難至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也食養也此行大

新本心蘭

淮南鴻烈解卷之廿三終

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轉讀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
近蘭急舌言之乃得也
藝則惑射御書數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
則勃矣不擇於事

淮南鴻烈解卷之廿三終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也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

契其舟挽契刻也挽船弦板墜劍於中流刻下船弦言其

也之泥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止求劍於其所刻

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

焉隨一隅之迹刻挽之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

若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狗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

曹氏之裂布球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為曹

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諸球瘡

則愈故球者貴之半壁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

後少者之挽

新本心蘭

時見曹氏之裂布球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然非夏后氏之黃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

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屢者淺矣然待所不

屢而後行行履待所履而後行者則不得智所知者褊矣

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蹶以手

插不得其數愈蹶愈敗猶益敗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

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

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筮者履毋賞

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章甫冠越人椎固有柄不能

自拯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狗

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也顧反也

近其死也莫之能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德君不致故田

月中蟻慕食月故曰食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螂蛆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螂蛆也

烏力勝日而服於雞禮能烏在日中而見故有脩短也鳥勝凡眼猶畏雞

禮爾推謂禪笠秦人謂之祀祝間蚕時晨禮爾推謂禪笠秦人謂之祀祝間蚕時晨莫壽於殤子

而彭祖為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

曰以為天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蓋謂是一說彭短綆

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

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為也不視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

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

任遠甚任一任

易恒无成校日有

至音不聃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闔不斲不自斲

削豆蓋蓋邊豆之器大勇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

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以瓦鈺者全以金

鈺者跋以玉鈺者發鈺讀象金之鈺柱餘之鈺鈺者提

者刺跋走發者疾迅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拙所

謂金與玉拙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巳嗜慾在外則明

所蔽矣蔽者見利之物聽有音之音者聳聽無音之音

者聰不聳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策者端策以問於

數安所問之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舞者舉節坐

者不期而辨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陽谷入于虞淵莫

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人莫欲學御龍而皆

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

不益世用故以御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

或時相似或以有也水火相憎辯在其間五味以和小

鼎一曰鼎無耳為鼎讀曰慧骨肉相愛諛賊間之而

父子相危楚平王晉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

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諭諛賊所在養諭骨肉殺亦

便冠愚之甚昌羊去蝨蠹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蠹

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

也然逾屋之覆若其無為牆屋之覆為敗屋牆之壁

或為也云者或為者
相也
字

事術業玉命領三
人具也
辨

言猶殺有猶殘論不
海田也

中五十四子集 淮南卷十四

緩成器噐諸之功噐諸治王之石詩云他山之石鑿邪

斷割砥礪之力力亦功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

弩藏虫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

而遇兩失火則不幸遇兩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

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饑水靜

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猶

也逃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脣竭而齒寒河

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夕釣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

以為綈冠則戴致之綈則屣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

物不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危無能能感故善游者不可

懼以涉能涉不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之屬

曰節族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汎疏遠乎遠

喻他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

鄉之誠也誠實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涔多雨也江水之原淵

泉不能竭竭盡蓋非撩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

而撩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

者非以一璞塞江也蹇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

傾者易覆也倚者易射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射

之射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任動者車鳴也機發

泛釣浮抗動動則得魚則得魚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狀似麋

任者任者葦詩云我任我葦葦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狀似麋

中五十四子集 淮南卷十四 三

薰而不能芳蛇牀臭麝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

色醜猶怒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奮厲也以免之走使

大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

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

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

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五天

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訖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

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

蹏蹏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

久矣近教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

滿腹而已救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芝以芳未嘗冒九霜鼓造辟兵

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泉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泉羨亦作蝦蟇羨言物不當為用

舌之與齒孰先隴也隴摩也罇之與刃孰先弊也罇下罇

不折而刃先弊罇讀頓首之類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罇之與蛇蠶之

與蠟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罇與委畏蛇與蠟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

璧得虞虢說在齊俗篇也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聾者

不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

藝藝事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

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蟬雁車類讀如孔子使但

吹竿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鍾同也無

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

難與為謀謀或作豫也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尊重享仁

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思之所加

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則響濁

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華不時者不

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虐此之類也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至極亦至

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至極亦至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

味而皆調於口謂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

貧者貧者未必廉蕭蕭類繁而不可為繁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蕭蕭謂之蕭蕭

佳美

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

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於海復隨溝溝

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羊肉不慕螳螳慕於羊肉

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縷肉而知一

鑊之味懸羽與炭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

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

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

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

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

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

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

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

之故能中治鼠穴而壞里間潰小炮而發瘞疽也也瘞疽也

若珠之有類王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

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堦防便也堦防堤也王子

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真室之中不能搏龜鼈

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三世王癸之子

履放其主謂伐桀為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夫崔杼野之

子弑君齊之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所以為則

以利與民杼以呂望使老者奮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

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

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之使素者風搖之使水

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射取之

來乍蟻狃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行一棊不足以見智

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

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

測惑矣篙擿船以篙渡江篙沒因漁者走淵木者走山

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

奏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窮

言至純之雜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

憎神巫盜賊譁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

之稷易為求福无祀不經于神而卒祀之鼈無耳而目

不可以警精于明也不可警也瞽無目目无而耳不可

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也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

也不知不覺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目初不見像故蝮蛇不

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為足為

也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秦通嶠塞

而魏築城也魏徙都于大梁聞秦通治嶠關知饑馬在

既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

發矢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道

關不可復不可復也昔者...

可以為總不可以糾糾亦總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

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驚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

而量則不差稱衡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

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猶人不見龍之飛

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

垂之類有時而墜墜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當凍而不

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又死當暑而不喝者不亡

其適亡亦未嘗適亡亡无言不凍不湯沐具而蟻

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賀屋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

...

引張子心發遠也

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壯見物同而用之異

下 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

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蚊蟬蟬不

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

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推猶知也瓦以火成不

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揚塊得水浸則死矣

而欲弭塵被裘而以妻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塚土塵楚人謂之塚

謂之妻也 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蠃

象之病人之寶也蠃大蛤中有珠象牙還沿目疾故人得以為寶也 人之病將

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為病無人寶也 為酒人之利而

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儻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

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儻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提人先自熱也

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

也 儻國在一膊炭燻一膊一揅也 揅之則爛指萬石俱燻去

之十步而不死斤百二十斤為石 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

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

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

和喻衆能濟少少 有以餓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

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雉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也

魯石出陰山一日於殺

孫三教名

孫猶第必

程嬰齋曰注類正文疑正文之誤註

釣者靜之羶者扣舟卓者抑之墨者舉之為之異得魚

一也羶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魚聞擊舟聲藏柴

羶出人名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

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隨會積獨獲骨節專車

節小國不闚於大國之間嫌也兩鹿不闚於伏兕之旁

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闚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

撲蔭木影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笠頭或與空

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或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

雲蓋之蓋猶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脩長虎有子不能搏

攫者輒殺之為墜武也墜廢也武龜紐之璽賢者以為

佩龜紐之璽木印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勤者播

為鏡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寶非拯

如尋常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

以類而取之類猶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

堞之也堞為不出戶而屠者羨羶為車者步行陶者用

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

用者不肯為以富籠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

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

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

鄉翟膏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

口五十四集

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近耳

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蘇秦步行也曰何故何人問趨

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奇蘇秦為多事之人皮將

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

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

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

衆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故大白若辱大德若

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

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橫海不受流齒太山不

止小人骨有肉曰齒有不義之骸流入海海神蕩而出

敬肅志心祥

矜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旁光胞也姐豆之實唯駟駁

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筮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

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

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

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於環帶一

也鉤與環帶一法也獻公之賢欺才媿姬殺申叔孫之

知欺於豎牛三日不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

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立不使鄭伯朝齊朝

豎牛故曰佞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醜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

中書卷之四

所便輻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

不得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渡水

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

御奔馬雍容恐失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皆害人故曰蛟

在其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善用入者若

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蚘馬蚘幽州謂之秦渠蚘讀蹊徑之蹊也若臂之與齒

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清醜之美始於耒耜醜清酒

齊是醜讀瓮黼黻之美在於杼柚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

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

黼黻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黼黻者頰上室室故醜繡以為裳者在頰以醜故醜繡以為裳

則宜以為冠則譏詩云衮衣綉裳故曰宜譏人譏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

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

而芳少有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

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

其顛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

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

不胥時落胥時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旣終不墮并抽簪招

鱗有何為驚鱗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使人汗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

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

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蠹為螽子子為蜚水蠹化為螽子子為蜚

善行以讀之... 取之於心...

子子結蠶水上 兔齧為蠶 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焉

到跋虫讀廉 齧蟲 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 怪或 銅

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麀燭桶膏燭澤也 燭光桶澤喻光明有明昧也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

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 皆所不 冬冰可折夏木可

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

一夕而殫 殫盡 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

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 惡猶 雖欲謹亡馬

不發戶麟 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麟只限楚人 雖欲

豫就酒不懷辱 盡 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

勢也 孟賁勇士為探鼠 山雲蒸柱礎潤 礎下 伏苓搖

兔絲死 所生者 一家失燹百家皆燒 讒夫陰謀百姓暴

骸 論語曰惡利口之覆 粟得水濕而熟 餽得火蒸而液

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 自然 湯涿之

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 已 一日

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

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

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 然如 鷓鴣壽千歲以極其游蟬

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 備短各 紂醯梅伯文王與諸侯

構之 構 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 哭猶 狂馬不觸木獬狗

口五日下集

口五日下集

口五日下集

舟能為秋

不自投於河，雖孽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孽無知也愛熊而

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死。

故曰非心所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鍾為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口木舌為

木鐸，金舌為金鐸，杖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糾不能死。

為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質的

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

也。待利而後極，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

舟能沉，能浮，愚者不足加。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

沉載乎，是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

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以水和

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

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行者思於道

而居者憂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赤肉縣

則鳥鵲集，鷹隼驚。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

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

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得

解連環言此不可解，則說德解法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義明，月

之珠蠶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

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誦。是而行

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

前本心錄

後本心錄

中五子集

卷十四

秋本心

君子圖其養焉以化澤
德保之
用也

玉之石不可別也
海不明而猶思謀也

魚之生於水也
相親相愛
相親相愛
相親相愛

準乎繩直之人能平直
準乎繩直之人能平直
準乎繩直之人能平直

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

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

衆人行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捨茂林而集

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寅立無壑泉源不溥尋

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

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

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

兩人殤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譟一人唱而千人和不

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紉者必有麻削焉有沸波者

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

螫人傳以和董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

處也世言曰長表而寺暮桑俞之用介也方思之水雖平必

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

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爵而無味者弗能

納于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隋侯之

珠在於前弗及綴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兎

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乎先調而後求勁馬先

下
言世持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持夕故曰易忍

矩不能定

御字不美
不為良御
馬奔車不
不輕定

主術篇曰
夫志氣出
邪為正言
死於國者
車十乘
不輕定

言行不
不為良御
馬奔車不
不輕定

心也

君子國君養馬以化澤
慎休之 擇可用者

玉之不明猶思謀也

魚之不見也 和聖猶言量
和相也

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
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
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

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

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

衆人行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捨茂林而集

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寅立無壑泉源不溥尋

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

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

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

兩人勸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譎一人唱而千人和不

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削焉有沸波者

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

螫人傳以和董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

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愈易忍也水雖平必

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

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

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爵而無味者弗能

納于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隋侯之

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兎

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乎先調而後求勁馬先

中五四子集 卷之四

合四

水有源
必有流
源不涸
流不竭

衆人之
心也

準平繩直
準平繩直
準平繩直

御字不美
不御良御
馬奔車不
御字不美

物極則反也
不信

言勢者極也

察列言用明也

得日強不復餘

偶猶同也

首九達曰達
聞其列也

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撥之屠
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
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户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
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
可察山生金反自剝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
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
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鱉千里累積不輟可
成丘埠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
入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不得數之則弗中正在顯
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

賊物也

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

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趨

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

雖文不交故曰相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無之屬是也其當

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

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

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

毛嫱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

類得民心一也俱一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涪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臨蓄之女織紈

口之四不集

而思行者為之悖矣臨淄齊都室有美客縉為之纂繹

不密緻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

讀曰凌繹纂之纂不知不軫和切適舉坐而善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

入其耳軫和切適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故侮人之鬼者

善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粹者

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伉推擊其要與木大者根擢山高者

基扶基下也跛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

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出害尾生之信不如隨牛

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而又况

一不信者乎誕一猶常况常不為信不為憂父之疾者子

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論語曰父母其疾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終

中五子集

淮南卷世四

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人間訓 人間之事吉兇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
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
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
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
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
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
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
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

稱

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

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也堯戒曰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蹟也是故人皆

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

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

時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

同門利與害為隣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

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

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

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

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

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立

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

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

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

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

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

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

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礪石而名醜寢丘

今汝南固始地前有丘名醜荆人鬼好事也越人機機祥也人莫之利

今汝南固始地前有丘名醜荆人鬼好事也越人機機祥也人莫之利

今汝南固始地前有丘名醜荆人鬼好事也越人機機祥也人莫之利

今汝南固始地前有丘名醜荆人鬼好事也越人機機祥也人莫之利

字三之三

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
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
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
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綽綽威
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
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
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藥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藥書
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
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
此所謂益之而損有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

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

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

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

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

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為趙襄子所殺

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

乃復復也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

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

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

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蔡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

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劔而伯

頤伯迫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我將出子陽

虎因赴圍而逐揚劔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

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祛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

子反也為之象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

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

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

晉人晉厲公恭王傷晉人射恭王中肩也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

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

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

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

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

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

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

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

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濕而強

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

所以為病也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

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

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梟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孟孫魯大夫也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毋隨之而唬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

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毋隨而唬臣誠弗忍也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為秦伐魏欺魏公子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柰何任登曰

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踈耳而聽也

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

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

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

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

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

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雷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

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虞臣也曰不可夫

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

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

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

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

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

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

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

者必有昭名古有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

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

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

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

中立四子集 淮南卷廿五 六

古存本心已

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

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為秦相趙高譖之二

世車裂之於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

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

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

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

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

陣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性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

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

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

其城楚王時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

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

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

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

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

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

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

此通明也

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
 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
 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
 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或曰高陽難難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
 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
 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難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
 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
 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均高而後果敗
 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
 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賓客多止之弗

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
 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
 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
 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戲熙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
 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
 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
 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
 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
 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
 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

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

三國韓魏趙也

括子以報於牛子

括子

齊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

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

無害子入

無害子齊臣

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

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

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烈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

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

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

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

解圍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

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

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風不能障

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

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

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

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

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

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

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

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

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
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
左右曰城濮之戰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
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
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執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
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
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柰何
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
行潛行伏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
聞之脣下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

歸下題有魏字

二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
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
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
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
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
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
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
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
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
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

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
 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
 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
 西門豹治鄴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
 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
 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
 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
 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
 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
 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

至服駕牛也文侯曰羅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

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

而可賞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

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

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驚之文

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歛冬間無事以伐

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

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可罪者賢主不苟

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

晉大夫 魏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

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

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

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

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

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

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子也過周以東鄭

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

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

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

相與謀三率秦將白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

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

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

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

也賞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

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

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殺短殺忠臣者務

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

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

戍守也守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及還而不賀莊王

欲有陳也

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

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執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而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

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昔者智伯驕伐
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
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
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
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
無忌復於荆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
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
乘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

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君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

伍子奢遺說於王之左側

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

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

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

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

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

子於齊威王

唐子齊大夫也

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

奔薛孟嘗君聞之

孟嘗君封於薛

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

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

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

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稷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

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物捷疾利博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時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忽怳善亡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禍乃不滋計

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

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

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

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

浼者多矣

源諸御鞅復於簡公

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

曰陳成常

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

宰子孔子弟

臣恐其構難而危

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

宰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

季氏與郈氏鬪雞

季氏郈氏

介其雞

介以芥菜而

季氏為之金距

金距施金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

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

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

特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

其餘盡

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其誅必危社稷公以

告子家駒

子家駒魯大夫

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

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

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

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

從生者始於雞距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

齊師大侵楚

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不可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勝之

傷毀潛心

三系多如外如季如

齊師大侵楚

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
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
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
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
剖梁柱蠹螬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
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
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
脇使之袒而捕魚鼈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
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狐偃趙襄胥姬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
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

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鼈負羈之
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
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
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
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
池被裘而用筭也耳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
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
必有齧齧缺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
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毀羹而熱投卮漿
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

本心以建
如

中位四子集

唐提也
此之有焉

海者起道者為海

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
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即尹主即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
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
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
翼揮獵六翻未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
忽荒之上彷彿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
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衣而
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卅徒石城在卅陽卅徒在會稽起波
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
而不留思慮慮於成事之內慮慮福弗能傷也人或問

以節論說所說

此地即即終朝也地
一抱即本也如以出

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也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
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
如也賓白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
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
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
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盜還反顧之無懼
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
子以刃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
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
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

口五日集

未

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
 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
 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
 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能
 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
 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
 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鋪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錄圖書於始皇帝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蒙恬也楊翁子秦將
 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北擊遼水遼水遼東
 東結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

象齒翡翠翡翠赤雀翠青雀珠璣員者為珠顯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鐘城之嶺鐘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

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也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

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

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監祿秦將也鑿通湘水離水之

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

祭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

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

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縷成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

箕會以箕於衢會歛

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

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

戲地名在新豐

劉項興義兵

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

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

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

高木而巢扶枝

扶枝

大人過之則探鷄嬰兒過之則挑其

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

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

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

西益宅築舊君之西更以為舊

宅不

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

睢

宰折睢傳名姓

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

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

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

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

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

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

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

兒說宋大夫也

非能閉結而盡解之

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

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

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

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

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

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也以九韶樂飛鳥也予

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

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

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

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柶夫歌采菱發

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

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

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為

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

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

楚莊王王孫厲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

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

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也為

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

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

申菜杜蒞申菜杜蒞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滄滄

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

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

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
 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
 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
 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
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則削哀公魯君代君為墨而殘
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
 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
 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
 也官人得戟則以刈暴官人得鏡則以蓋危不知

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
 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
 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
 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
 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
 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
 七十猶有童子之顏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
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圉
 皆與伉禮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

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強賊之以身後
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
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
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
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
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於
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
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
焉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
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

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
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
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
蟲也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
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
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戴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
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陰賜人於
越下武王哀賜者之熱故蔭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
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

湯武出見四面張網者
湯武去其三面而祝網者
上者正其下者正其入者

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
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
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
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
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
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
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
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
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

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者說者

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哀撤鍾鼓之縣縞素而

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

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

囚之而欲流之於海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

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

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

由之道欽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

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

宰嚭曰子焉知說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

中五十四子集

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
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
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
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善龜兆以卜朝今朝於吳而
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
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
而太公宣子諫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
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
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

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

右穆

昭穆先君宗廟

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

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
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
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
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脣吻者能以
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無
奈何事有人材所不無奈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
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

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
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
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
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善龜兆以卜朝今朝於吳而
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
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
而太公宣子諫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謹少與人處
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
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

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

右稷昭穆先君宗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

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

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

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

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攫脣吻者能以

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言物皆可有人無

奈何事有人材所不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

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

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然而若然者
諺曰為隋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

人也梁今之陳當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其升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

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反兩也而笑飛為適隨其

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

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

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執補務一作謹請與公僂力一志悉

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

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勝將

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筭

籥之信關楫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

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

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

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

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

刑而不忘其恩比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辟也補而出

奔刑者遂襲息者息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刑者踞

足而怒踞足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潛於骨

髓潛痛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而

中法四子集 卷之五 十一

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也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怪尾見必殺之勢

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敍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用以

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

然嘗試問之矣

以為不知或人之言嘗問之於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

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

言不得無為也

古者民茹草

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螭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

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

菽麥黍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濕肥

堯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堯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堯

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後使其民必加仁西教

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

所聚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放

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堯使臣也南

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緡雲氏之裔子饕餮

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

苗國民於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

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為洪範舜

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

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時不服故往

梧莢於九嶷之山在蒼梧馮禹沐浴霑雨梳櫛扶風

力天下不避風雨以父兩為沐決江疏河鑿龍門關伊

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關決巫山今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

龍故曰龍門本有水門魚遊其中上行得過者便為

開龍故曰龍門本有水門魚遊其中上行得過者便為

之防乘四載隨山乘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彭蠡

名在豫章彭澤縣百防隄四載山行用橐水行用舟陸

行用車澤行用橐隨循也琴石刊識之四海之內萬

是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

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布德施惠以

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

中

南極之南
疑有朕文
疑有朕文

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

譙責讓其罪過於歷山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

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也奉一爵酒不知於

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

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

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

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眇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禱

讀解除之解陽眇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

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

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無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為一人

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

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

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

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

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於

有羊之野執鬲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呂望鼓刀

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嶽之後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後居殷乃屠於朝歌故曰鼓

刀入周自殷而往為文王太師伯里奚轉鬻伯里奚虞臣自知虞

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管仲束縛管仲傳相齊公升
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興也糾不死子糾之難
而奔魯束縛以歸齊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爨席
桓公用之而霸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爨席
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温歷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行諸國汲汲施行道也

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

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蓋聞傳書曰神

農憔悴堯瘦臞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

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

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久必

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入必事而通禾稼春

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產是養聽其

政成於心

自流待其自生則蘇禹之功不立而後稷之智不用若

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

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

謂政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

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爨井以淮灌山此

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爨井淮不可以

謂之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菓夏

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

且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

也理道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

也理道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

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

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

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

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手忘其苦衆勞民

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

攻之手頓罷剄辱析銳精攻無罪之宋故王曰必不得

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

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

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墨子

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

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

其閭而軼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軼伏軼敬有德也

也其僕曰君何為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軼其僕曰

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軼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

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寡施行也

人敢勿軼乎也勿無也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

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于木雖

以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矣吾曰悠悠慙于

影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

中五十四子集 淮南卷十六 五十二

曰段干木賢者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

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

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蹠疾行也段干

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

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今

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貞銳

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誥也

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

東方之夷九種夫誥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

北方之夷八類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也感發也夫聖人之

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効功也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辨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脩短

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吾

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筋骨形

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

也相類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

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制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齒咋足以嗜肌碎骨蹶

蹠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嗜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

馬官擾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壅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驥蟲也

蟲喻無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

知也積思之貌正性善發憤而誠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性命可說不

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

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

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

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

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陽文古之好性

也女者嗟朕哆鳴籛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

母此佳也嗟讀權衡之雅急氣言之朕讀夔哆讀大口

得風病之靡佳讀近也此佳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

新石心者

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

之所喻也喻導也而芳澤之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

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

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

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

惑也蹟蹟楚人謂蹟也言以飽而不食蹟而不行今有

良馬不待策綴而行駕馬雖策綴之不能造為此不用

策綴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策得夫怯夫

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

則指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指折也為此棄干將鑊邪而以手

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

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是兩末之端議

何可以公論乎也公平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

菁麥夏死人曰夏生者衆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

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

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

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駑

駑駑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得越人有重遲者而

駑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

人謂之諛諛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諛讀燕以多者名之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

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

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鬚長赤帝起戊元

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禩如圖故一言而

召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萬民齊一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

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為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禹耳

參漏是謂大通參三漏定也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傳曰劉子觀於雒泐云微禹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

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害也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三為西伯遭紂之虐三

故曰也所親也臯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決獄明

白察於人情察猶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石而契生於

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吞燕卵而生契史皇產而

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中...子集...淮南...

能書

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

昇左臂脩而善射昇有窮之

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

以千歲為近明聖賢之難

今無五聖之天奉

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

四俊之才難為俊謂

也臯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足水也

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廬也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

則水斷龍舟

龍舟大舟也

陸剗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下型矇然

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毛可得而

察摩磨微細察見

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

之過

以月也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脩短謂缺脩長謂明有所不足

謂愚有所不昧也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

衆凡也何以

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鑊法亂脩曲出

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鑊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功曲出於不意也

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及猶也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

蔡國今南陽胡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丘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也

相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

相叩揅纂織組邪文如也

巧禹湯之智不能逮

言不能及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

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蛻動之蟲喜而

合怒而鬪

攫搏也肆極也讀車之踐蟻讀饒多之饒

見利而就避害而去

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

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故言

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
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

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

愛氣力衝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矰矢

翼也螳知為垤獼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兔有茂草

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兩防衛也景以蔽日蔽

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

陋之國僻遠陋也長於窮櫬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

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

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

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時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

黃帝禹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詩曰播厥百穀儀狄作酒見世奚仲

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對於薛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

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

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至衆而知不

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

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

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

也今夫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

也

彈復微攬援撥標拂敷手復參彈撫弦若暮家不失一弦

復微上下手攬援撥標拂敷義象言其疾舉之兒微讀維車之綱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撥之捷猶不能屈伸

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何則服習積

貫之所致謂上一弦故弓待撥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

利撥矯弓之材讀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璣諸

之功璣諸謂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木直中繩揉

以為輪其曲中規規負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

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

滑卓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後猶雲蒸風行在所

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搖靡暨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

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道

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此

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

觀上古及賢士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蘇

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辨利害之所在籌策得失以

觀禍福籌策日觀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底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

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

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於庶幾夫瘠

多言已不暇日而不事推此故也

功業崇新也
遠錄

程發齋
曰璣讀廉
句有脫簡

中庸四子集 淮南卷五

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

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

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為善者日有所

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

師取法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

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躑躅跋涉山川冒蒙

荆棘涉故觸犯荆棘南姓策疇字蓋魯人也百舍重躋

不敢休息百舍一舍南見老聃受教一言伯陽楚苦縣

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一賴鄉有祠存據精神曉冷鈍聞

倅達曉明冷猶了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大夫七

故以七日為極三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達

天地猶數也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言

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

百舉莫嘗天心撫其衝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

矢石莫大也臣子玉之孫彊敵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日發石也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遂入

不返决腹断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回軌

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

才在車曰士步曰卒而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

日字說

公明

淮南卷五

啓疏者器字似音必

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心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粮跣走跋涉谷行羸累一日囊跣走不及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者履蹇蹊隧為跋涉

大壑所經由也至秦所經由也

抵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閑則踐蒙籠言非人所由

贅僵蹶足達穿刺者也鶴時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

灰顏色黥黑黑其面色也欲速則秦救也涕流交集以見

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為封豨脩蛇蚕食上國虐始於楚脩封

皆大豨蛇喻貪蚕食盡无餘上國寡君失社稷越在草

茅寡君昭王越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也啓跪也

安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虺

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卒車五百乘以救楚凡

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方不合也踰塞而

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

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

彊成者也法烈功憲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之知

痛疾寒暑人情一也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

吾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備戒懼蓋聞

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也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

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

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

立而不墮

名武勇寧國之名墮廢也

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

不強困倉不盈

強力也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

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

世一循身也

詩云我馬唯騏六轡

如絲

詩云小雅皇皇者華之篇如絲言調勻也

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

言人之有所務也

諮難也謨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之不自專已慎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

通達言怪物不能驚之也

喻於道者不可

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

也遜敗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

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說言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聞

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

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現是非之分不明

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

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

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

鍾官氏子通稱期名達於音律伯牙楚人

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

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夫

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

問夫人說救鼓不給何道之能明也

問里敲槌夫人長

老人敲其頭自救

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

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

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

後指說

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
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日謂惠
王惠王秦孝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
公之子也

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矣以徵為羽非絃之罪
也以其為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

以為狗羹也而其之後聞其候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
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

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替也出猶作也新曲也諸人

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

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

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

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

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不但見其言遠古

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玉

獻楚武王武王以為石則其右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

如是乃泣血證之為寶文王曰先王輕於別足而重剖

石遂為剖之畢如和言今劍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銼而

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贏無文齧齒卷

項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琴或撥刺枉撓

說項襄王善為劍人名銼讀豐羣之稔也琴或撥刺枉撓

關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

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梳曲弱關解

室之麗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鋌羊頭

苗山之鋌羊頭

武王以為云云

後指說

五十四

有人通于事類不強不
如素人素 恭新

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刺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

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

脩營唐牙伐山桐以為琴谿澗之梓以為腹其鳴音莫

之鼓也通人則不然腹劔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

莫邪墨陽莫邪美劔名也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驛驢綠耳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勝號鐘濫勝音不

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

畧達物事也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別清濁

之於耳聽清商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壁君若遺

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故

夫鑿子之相似者唯其毋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

工能識之是也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

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

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

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

知者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

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據書明指以示之舒

也指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昔晉平公令官

為鍾鍾成而示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處

也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

微少論叙也

五十四子集 淮南子卷六 上六

言雅有美場人其同其美
故研悅極其美也
言不察則人皆極其美也

秋之說才
風在也
惺惺

而汝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

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

也喻上句作書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彼

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則

也我則無名宣聞於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悠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

牆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

死蛇則布衣常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

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

布紈阿細縠錫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軼搖動雜芝若

籠蒙目視雜佩若若香單籠冶由笑目流眄治由笑目流眄

笑倩兮是也流眄精矚口曾撓奇牙出口曾撓奇牙出

如瓠犀是也瓠犀是也齶頰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

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怵

癢心頡頏也憚怵癢心頡頏也憚怵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

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

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

繞身若環車輪也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

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便媚擬神擬象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

風言髮若結旌屈而騁馳若驚騁馳言木熙者舉梧檟

其弱

程之類
曰治由注
猶檢字
無由字
考

據句枉熙戲舉援也梧相橫梓皆大木 媛自縱好茂葉

言舞者若媛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 龍天矯燕枝拘言續蘊若蟠龍燕

燕附枝也 援豐條舞扶疏援持持大條以 龍從鳥集搏援攫

肆蕤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 且夫觀

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媿危險皆為 彼乃

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彼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偕

子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後手足為之汗出 夫鼓舞非

而上人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止之者戮 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言其非

柔縱弱言非其人生自柔 而木熙者非眇勁能也自有絕

妙之強 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浸漬漸於教又使之

方也 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令砥礪

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 藜藿之生螟

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加猶益也 梗柎豫章之

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猶覺覺 夫事有易

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

至美善 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已說在 士章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中五四子集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十八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泰族訓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

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

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

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

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

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

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蓬未轉縣邊候見處舉蓬轉相受行

道里最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疾者也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曠未集而魚已噏矣魚潛居知雨矣以

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

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

心吐陰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

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

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

恭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昏月光山崩

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

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

有以相連精侵有以相蕩也精侵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

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

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

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

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

古之四子集

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
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
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敵也八極不
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
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
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
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兌說卜筮而決事詩云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

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
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
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
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
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
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
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
蟣蠨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
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
也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
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訟容也邪氣無
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
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柎而毛脩之哉聖
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
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
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
姓携幼扶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

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

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

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

別長者而斑白不戴負斑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

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

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

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

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

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誠於中而形於外

下非易民性也。附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

細矣。

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

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窬木而為舟，無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

樂之性，故有鍾鼓管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事，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疇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入，入曰搜。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曲成也。故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復以執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

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
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
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
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
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
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府取度於地中
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
有十二月之政
也令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
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
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

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

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

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

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

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

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

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

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乎德潤洽在位十

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

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
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

稿字古無稿字
稿字大稿稿亦用
稿同稿字古無稿字

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
雨不堯乃屬以九子堯有男九贈以昭華之王昭華王名而傳天下
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殊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
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
作樂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
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
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
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圓
也以奉宗廟鮮嶠之具生肉為鮮簡士卒習射御以戒

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
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

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

與與謂黨與也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

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

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

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

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

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

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

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
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
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
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
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
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也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
法禮之失忤禮尊尊卑卑尊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
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藝異物而皆任規矩

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冊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

適物各有宜輪負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

欲步驂服車中馬也帶不馱新鉤不馱故處地宜也關睢興

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

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

楚戰於泓楚人敗之襄公獲也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

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其公夫人夜失火待傳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

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

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慝惡也

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

中五口集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
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
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
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
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
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
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
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
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
闢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

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
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
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
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
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
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
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
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
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
簡閱絲數米則煩
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

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馱約事不馱省求不馱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甑有莫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盃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

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簋方中者為簋圓中者為簠也

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淵默而不言神之所淵

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

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

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牖不收於

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

秦始皇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

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

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馬者亡故人主

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

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

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

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

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

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

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飢膚充腸腹供嗜欲養

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

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

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

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

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

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渟以清窮谷之汙

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

所决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

有腐骸流漸弗能汙也腐骸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

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

於本心相

於本心施而不仁而不

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厭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

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虜營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瓠伯王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

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孟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
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
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黑羊服役者百八
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
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
以越人為
刺皮為龍文所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
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
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
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
賢得也故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

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
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
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
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
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
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
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守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
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
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
沉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

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槁草木
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
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奉賢以立
功不肖主奉其所與同文王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
公任管仲隍朋而霸此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
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
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
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通行幽昧
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山林之中不得直道極
勢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

負鼎俎而行

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

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

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
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
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
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
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
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南子
也彌子瑕南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
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
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

而欲架連架所曾子架羊以備知也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

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

官行不辟汗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

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

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

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

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趣行躡音春蹋也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

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稷萬民使其君生

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

臣故皆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

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

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

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

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

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

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躡音春蹋也百事

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

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

中子集 卷十七 十四

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
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
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
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
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
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
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
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
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
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

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
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
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
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
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
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
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
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
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
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

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虜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炮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撻笏而朝天下百姓訶謔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鍾籬以縣鍾也鞭荆平王之墓荆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合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召舍平君昭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

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

靈王楚君

乾谿之役

靈王代徐以恐吳次於乾谿也

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奔疾乘

民之怨而立公子比

奔疾皆靈王之兄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

乾谿食菴飲水

菴草

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

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

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

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

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楚丘

故得道則

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

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
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
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
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
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
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
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
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
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
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

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
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龍哉心志亦有之夫
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
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
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
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
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
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
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
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

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
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
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
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
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
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
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
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
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
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

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
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
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濬壟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
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
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
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
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
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
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
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

末禽馭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
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木而枝葉
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
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
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
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
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
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
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
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

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其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

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寒之

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

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皆掇取之權一切之

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

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也弦高誕而存

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

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

草木今取怨思之聲之施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

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

遷流於房陵

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也

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

之嘔

詩曲聞者莫不殫涕荆軻西刺秦王

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也丹怨秦王

故遺軻刺之也

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誦於易水之上

高漸離宋意皆

太子丹之客也筑曲二十

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矐目裂眦髮植穿

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

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

弁冕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

也

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

朱絃練絲漏穿一唱而三嘆可聽

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

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

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

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以為樂故五子之言

五子謂商

蘇秦張儀也

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

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

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

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

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故舜深藏黃金於斬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

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湏之

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誦北鄙之音

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

紂而寫之蓋師延所為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靈公進新聲平

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大

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

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

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

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

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

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

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

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也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而百姓怨矣

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減爵者收減群臣之爵祿而功臣畔商鞅之

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

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

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

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侯以御晉

禍也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

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

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

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

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

伐狄勝二邑也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

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文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

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

是晉投佛鯨蠶一歲再收鯨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

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釋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

相似釋之為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

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

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絞統而親迎非

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

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

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

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

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

蚤蠶而人弗痒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

庭者為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

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

勝予蹄予對家奇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羨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

洋在少心序

古五四二集 卷二十七 十三

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

伐狄勝也二邑也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

魯莊

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文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

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

九拂九曲

是晉投佛鯨蠶一歲再收也鯨蠶不見處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

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釋之

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

相似釋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

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

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絞統而親迎非

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

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

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

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

蚤蠶而人弗痒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

庭者為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

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

行碁謂大博也

或子踦而取

勝子奇一碁也對家

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

仁知人材之羨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

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

澤在少心序

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

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

昌故書曰能括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謹

有苗舜所放倭也知伯有五過人之材知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

畢給三材也功又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

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

秦者不知賢也二君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

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

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八

要畧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機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矣摠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

也大宗事本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

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宜覽有精

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記論有詮

論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

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摸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容此一極

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

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

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寤則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欲而反

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濇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

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賢耦耦耦通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

自樂也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垺有無之精羸垺也呼摩

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

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

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文者所以和

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

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

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

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

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

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

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為一節故曰十二節

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

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

中國以鬼神之事日息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

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

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橋掇

橋取

也掇拾也浸想宵類

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

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

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

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

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

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世怒與晝宵

宵夜

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

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

靜其鬼鬼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

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

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

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

樽止也流遁披散也

節養性之

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

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

制群下提名

提挈也

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

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

條通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

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
手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
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群生
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
禮義之宜肇畫人事之終始者也譬道應者攬掇遂事
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
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况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
錄也擲擲兒擲節也擲擲塞也接徑直施施以
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
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

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
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
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
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致為所以知
戰陳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
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
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
所以竅窺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肩萬物之窒塞
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
捍搏困搏圓也困也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人問者是以

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鑷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
壇也標末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
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
者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
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
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
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
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
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
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幾

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
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

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館澄澈

神明之精澄清也微澄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

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疑

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

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

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祥風至風不鳴黃龍下

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專用制度神

祗弗慮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

口立四子集

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凡屬書

者所以窺道開塞度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

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

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

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

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

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

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

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

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

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觀萬方知汎論而不知詮

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

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

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

力欲強省其辭覽摠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

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

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具

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

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

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

八音本亦合似

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

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卦八變為六十四周室增以六

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擗逐萬物之祖也夫

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

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

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

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

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

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

連曼絞紛遠援所以兆汰滌蕩至意兆汰使之無疑竭

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尚不可勝數然祭者

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

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徑十門

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捍山川捍屏去也其於逍遙二世之間宰匠

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姚挾至也潤

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是以覽矣競兮浩浩曠曠兮可

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

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淫作為炮烙之刑刻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世累善太王王

武王凡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

四世也

垂歸之文王欲以早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

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謂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

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賦薄少也躬

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

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

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

於兩楹之間殯大歎也兩楹堂柱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

而崩成王在襁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

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

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

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措筭

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

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

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

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

悅悅易也厚築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昔周道而

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屨垂以為民先別河

而道九岐別岐去也九岐河水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

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積積去也

濡不給抗抗也死陵者葬澤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

立四子集 惟南卷上八

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

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

北鄆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

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

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婦好

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也撞之庭下

郊雉皆响大鍾声似雷震也一朝用三千鍾鍾十斛也

朝賜群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

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

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

之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恃情連與之國

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

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

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

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

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

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

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

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

於大國五本於本
仍錄

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主之風以儲與

扈治儲與猶攝業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

之棄其眇挈楚人謂澤濁為眇挈也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

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

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

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八終



